

让新型战机翱翔九霄 看话剧《苍穹之上》

“祖国终将选择那些忠诚于祖国的人,祖国也终将记住那些奉献于祖国的人。”这句振聋发聩的壮语出自四川人艺创排的展现我国航空事业跨越式发展的话剧《苍穹之上》。

前年,一部川语《茶馆》让四川人艺声名鹊起,近日,这部带着巴蜀文化特质、向祖国敬礼的《苍穹之上》,为2019年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春季单元揭幕。北京青年报文化视频直播栏目《后台》于演出首演当晚走进首都剧场,直击砥砺前行的鲲鹏精神背后艺术家们同样气势磅礴的创作故事。

“迷你”国产战机舞台起落

由于《苍穹之上》聚焦的是改革开放之初军工事业大发展时期型号战机的设计者,因而舞台上最澎湃的瞬间无疑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战机起飞、降落、攀升等过程。据制作人简凡介绍,舞台上的这架模拟战机是真实战机按比例缩小制作的,而一旁的发动机则是运用3D打印技术制造的。

全剧讲述了某型号战机从立项、设计、研制、修形,再到试飞成功的全过程。剧情以设计师江川夫妇为圆心。汇集国内一流的创作力量,由唐栋、蒲逊、甄进担任编剧,傅勇凡执导,四川人艺老中青三代演员齐聚,历时三年创作,就为讲述一代代研制人员薪火相传铸造国之重器的英雄故事。

剧中饰演江川儿子江小海等角色的是四川人艺的青年演员,从体验生活到创排的全过程让他们这代演员对民族工业的崛起有了新的感悟,“这是一个我们以前很少接触的领域,创作中了解了这代人内心的历程,他们身上体现的是真正的工匠精神。”导演傅勇凡年轻时曾在航空领域工作过,对这样的题材有着深深的情怀,“采访过程中我们感触太深了,航空工业是一个很受国人关注的领域,从一个侧面代表着一个国家国力的强盛。全剧的结尾,剧中人唱起《歌唱祖国》的瞬间,真的是航空人心底发出的声音。”

平民视角写平民英雄

虽然题材厚重,但全剧也直面现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正在研制中的型号战机被迫下马,江川等年轻飞机设计师们不得不转入民用产品的研发,但民品的销路也成了问题。这时,总设计师万知远从北京带回了国家决定上马型号战机工程的消息,重燃江川等航空人的梦想。定型之际因设计缺陷不得不修形,首席试飞员被停飞……逾越了多个技术难关后,首飞当日,最先进的型号战机一飞冲天,震彻云霄。

剧中饰演江川妻子张琪的董凡称《苍穹之上》是用平民的视角写平民英雄。“航空行业因为涉密,我们之前知之甚少,剧中人物作为女性,同时也是飞机设计师,一边要顾家,一边又要面对工作的压力,而这样的双职工家庭在航空领域其实非常多,如何调和事业和家庭的矛盾,也是这个戏的一个看点。”

填补前沿话题舞台空白

如果说川语《茶馆》体现的是四川人艺撼动经典的勇气,那这部《苍穹之上》则是四川军民融合战线的一次舞台呈现。该剧于去年底至今年初在成都和绵阳等城市连续上演,军旅作家王树增评价说,“平民英雄是支撑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而抓住了这一点的《苍穹之上》也会在话剧舞台占有一席之地。”

《解放军报》文化部原主任、评论家陈先义说:“这些年真正表现高科技行业、讲述前沿话题的剧作并不多,《苍穹之上》填补了空白。”据悉,该剧还将代表四川舞台艺术作品参加2019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并角逐第十六届文华大奖。结束首都剧场的演出后,该剧陆续走进北京高校,分别在北京航空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上演。

来源:北京青年报



当传统艺术成为“综艺”“文创”, 可还相看俨然?



《无论西东——“方锦龙和他的朋友们”音乐鉴赏会》。(主办方供图)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回归,首周末的两台演出《牡丹亭·音乐传奇——昆曲与竖琴五重奏音乐会》《无论西东——“方锦龙和他的朋友们”音乐鉴赏会》,可说是传统艺术的“融合菜”。台上的杜丽娘在提琴和竖琴的伴奏中唱着“最撩人春色是今年”,这样的“牡丹亭音乐会”是昆曲,也不完全是昆曲了,更确切地描述,这是一种昆曲衍生的“文创”。琵琶演奏家方锦龙“无论西东”,对中古乐器和时髦国风如数家珍,在台上说得比演得多,他创造了一种综艺感极强的“民乐清口”。

传统艺术“改装易容”的破圈,早已不稀罕:B站的元宵晚会上,杜丽娘和柳梦梅的《惊梦》时分,出现了花样滑冰;同样是B站晚会,方锦龙怀抱琵琶,与虚拟偶像洛天依同台,“新国风”在赛博世界里“一曲红绡不知数”。重回线下剧场,杜丽娘在柳梦梅不在场的舞台上唱着“这衷怀哪处言”,方锦龙的音乐会终不免要《十面埋伏》来压轴。传统艺术以综艺化、文创化的方式扩大了朋友圈,它们的一鳞半爪进入了流行文化的视野甚至引发了狂欢,但对于戏曲、民乐以及更多传统文化的“本体”而言,可还能“相看俨然”?

昆曲和西洋弦乐相遇时,首先尊重昆曲本体

《牡丹亭·音乐传奇》撷取了《游园》《惊梦》《寻梦》和《离魂》四个折子里的九支曲牌,即,【步步娇】【皂罗袍】【山坡羊】【懒画眉】【忒忒令】【嘉庆子】【豆叶黄】【江儿水】【集贤宾】,集中了杜丽娘最精华的唱段。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一把大提琴,还有竖琴,这支室内乐队取代了昆曲伴奏的鼓笛。伴奏并不是简单地把工尺谱转成室内乐,而是在传统唱腔之外另谱新曲,弦乐成为呼应、烘托曲唱新的声部。其实,这场音乐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无论西东”的堂会。

比起高强度使用大交响乐队的《牡丹亭》,或刻意设计生旦之间“双向奔赴”的偶像剧化《牡丹亭》,这样伴着弦乐浅斟低唱的杜丽娘,反而是难得地靠近了闺门旦所追求的“落静”的境界。遗憾在于,并非闺门旦应工的表演者,从“良辰美景奈何天”唱到“甚西风吹梦无踪”,似乎有点力不从心。

然而演唱层面的完成度不足,恰恰验证了这种演出形式本身回归了昆曲表演的本源,也就是依字行腔的“曲唱”。有过太多满台珠翠、花团锦簇的“青春版”,以至于在昆曲越来越大的朋友圈里,有许多人并不了解,作为古老东方戏剧代表的昆曲,核心是声音的表演,唱念做打,唱是第一位的。所以,《牡丹亭·音乐传奇》所暴露的不足,也是它的珍贵:它让昆曲和西洋弦乐相遇时,首先尊重了昆曲本体。

陌生化的琵琶和熟悉的《十面埋伏》

方锦龙这台“和朋友们们的音乐鉴赏会”,前半场是他的个人秀,在一个多小时里,他一人台上吹拉弹唱,钩沉了一部中国民乐简史,从新石器时代的中原骨笛,到处山海之远的海南黎族鼻箫。这样纵横千里又深入浅出的科普,掀起了笼着中国民乐的盖头一角。

当然主角还得是琵琶。方锦龙与李玉刚合作电音《花木兰》,或与朗朗同台演奏《日出东方》,这些节目让琵琶和国乐破圈的关键在于,方锦龙成功地让大众视野里的琵琶演奏陌生化了。

《无论西东》的选曲和节目编排同理,在压轴的《十面埋伏》之前,整台音乐会追求的是让琵琶既不像琵琶,又还是琵琶。琵琶本身是一种音色丰富的乐器,方锦龙用一把琵琶弹出了“以假乱真”的日本三味线、印度西塔琴、美国民谣和电音DJ现场,这对琵琶演奏而言并不是高难度的技艺,但是民乐以及民族乐器充满弹性的表现力,它们足以切入现代娱乐场景的适配性,这的确是被忽视的,方锦龙发现且放大了这一点。

用琵琶模拟各地音乐风格的“琵琶世界语”,或者琵琶和吉他、贝司组合,弹奏西班牙名曲《爱的罗曼史》,这符合文化研究学者定义的“元素传播”,也就是抽取了琵琶的一部分基因,让它作为一种可供使用和调配的元素,离开传统民乐转而进入更广泛的语境,参与流行文化的爆款制造。这让琵琶成为了某种奇观,也因此被更多人“看见”了。

民乐成为参与流行文化的一种“元素”,这是不是降维和自我刻奇呢?这注定是暧昧的命题引申出暧昧的结果,因为混搭和融合,也可能众星拱月地渲染琵琶的主体地位。比如《彝族舞曲》,因为吉他和贝司的加入,以及编曲的微调,“无论西东”却比“土生土长”更能演绎这支曲子包容的、欢愉的生命力。

过去的几年里,方锦龙不惮于被质疑他的“爆款国乐”“综艺民乐”,他也乐于做聊发少年狂的“潮人”,但有意思的是,他给《无论西东》所作的节目编排用心良苦:插科打诨暖场,清新的“新国乐”皆大欢喜,西风东渐的串味琵琶烘托气氛,而到了满场欢腾时,他说起在欧洲的演奏会上,折服了海外观众的仍是《春江花月夜》和《十面埋伏》。

混搭或融合,综艺或文创,这未尝不是传统艺术陷入的传播焦虑,“新潮”“爆款”和“流量”的尽头,是不是还得回望传统艺术的本体呢?为了抵达更多受众的“七十二变”固然是一种自信,但相信古老的审美资源能冲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也是一种自信。毕竟,繁花似锦的破圈和出圈之后,总还要更多人进得园林,才知春色如许。

来源:文汇报